

國語教學法的暴力

我是一隻「暗光鳥」（夜貓子），每天工作到半夜，早上常睡到孩子中午放學回來。但是今天早上我卻提早被電鈴吵醒了。妻一開門，便聽見次男敦涵的哭聲。原來敦涵拉了一褲子大便回來。妻問：

「東時落屎个？」

「第二節下課个時啦。」

「是按怎那無卡早共老師講？」

「我母敢講。」

「遮爾無路用——家己个屎褲家已提去洗。」

我起床，阻止妻再嘀咕下去。看著敦涵在浴室裡一面哭一面洗他的「落屎褲」，心中一陣酸楚。等他哭夠了，我把他叫過來，問他說：

「落屎帶褲底，是按怎毋敢共老師講。」

「我毋知『落屎』國語按怎講。」

「袂曉講國語，講台語老師嘛聽有。」

「老師講帶學校袂使得講台語。」

我明白了。敦涵第二節下課時就拉肚子，然後一直忍耐著，不敢說，直到小朋友喊「好臭」，老師才叫敦涵回家。

這一件事情，使我體驗到學校教育與家庭教育的嚴重斷層。

我一向主張母語文化教育家庭的責任。學校既不教台灣話，也不教台灣文化，為人父母者更要負起傳承台灣文化薪火的責任。我不但這麼主張，而且也身體力行，不像許多提倡保存台灣文化的朋友，自己的孩子都不會說台灣話。爲了維護母語文化教育權，我不讓孩子上幼稚園，我自己教孩子八音、十五音、教孩子讀我自己寫的「台灣囡仔古」、「台灣囡仔謎」。我的孩子未上學前便認得一兩千個漢字，但都是台語漢字。我從來沒教他ㄅㄆㄇ，因爲我認爲這是學校教育的責任。九年義務教育之後，如果「國語」還說不好、中文還看不懂，不是學校教育失敗，便是孩子太笨。我們這一代也是進小學才學ㄅㄆㄇ，如今說「國語」、寫中文都沒問題，何必替孩子杞憂？

然而我這種教育方式也必須付出代價。因爲在城市甚至鄉下，許多家長望子成龍，總是未進幼稚園便教孩子「國語」，進幼稚園便教ㄅㄆㄇ，所以小學老師總以爲孩子一入學便應該會說國語、

會寫ㄅㄆㄇ。而且台灣的國語教育一向採取「直接教學法」，嚴禁方言。「直接教學法」的最大缺點就是忽略了學童學習的連續性，抹煞了學童母語背後的文化根源。中途切入的「國語教育」，使得接受母語教育的國小初年級學童的智力發展發生交通混亂，教學效果大大的降低。學前學母語的孩子在學業上便吃了很大的虧，而學前學會國語的「國語人」小孩卻大佔便宜。因此許多投機的家長，一開始便教孩子「國語」。這就是為什麼都市有那麼多台灣人小孩不會說台語的主要原因之一。而執行「直接教學法」的小學教師便是消滅台灣話的幫兇。台灣語言文化的沒落，不但語言政策要負責，語言教學法也要負責。

在學校禁說「方言」和「直接教學法」的壓迫下，我的小孩成了「受害者」。長子敦謙雖然未入學前便會說一些國語，但不靈光，初入學時，老師說什麼並不能完全聽懂。好在他的級任老師謝雲英是個細心的好老師，謝老師不但會教，偶爾也以台語輔助教學，所以敦謙的國語進步很快，現在已經沒有困難了。但是敦涵並沒有那麼幸運，老師絕口不說台語，敦涵常抱怨老師說什麼聽不懂。他入學一個半月，每次「國語」注音考試都不及格，常常吃鴨蛋。敦涵的老師曾對我說，敦涵上課不專心。但我認為上課用國語，敦涵聽不懂，所以才不專心。我的孩子認得許多漢字，懂得分別台語的七聲、十五音，沒有學不會ㄅㄆㄇ的道理。他的國語老考不及格，一定是無法適應霸王硬上弓的「直接教學法」的結果。

我雖然爲了敦涵的「國語」成績憂心，但從不去逼他，我相信遲早他會像敦謙一樣度過難關

的。只是這麼小小年紀便讓他去受國語「直接教學法」的暴力，心中有些不忍而已。我憂心的倒是，太多投機的家長，因為畏懼這種暴力，因為自己痛苦的國語學習過程，因為自慚於自己的「台灣國語」，所以從小便教孩子國語，寧可讓台灣話以及其背後的台灣文化，在我們的下一代失傳。我調查過十幾個喪失母語文化的平埔族和「鶴佬客」部落，心中十分惋惜。如今眼睜睜看著我們的下一代紛紛變成新的「華台族」，喪失了自己的母語文化，心中怎麼能不焦急呢？

（原載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十八日《自立晚報》副刊）